

15th St. Jerome Translation Contest

2020 EDITION

Chinese Honourable mention

Shuai Wang

蒂娜·特纳的幸福生活

她是跨越半个世纪的摇滚乐长青代表人物。她演绎的《骄傲玛丽》比原版长了75%，甚至比原唱约翰·弗格蒂增加了舞蹈动作。她20多岁与艾克·特纳组成乐队成为明星伉俪，30多岁逃离了他的家暴虐待，40多岁一路冲击流行乐排行榜，年逾花甲尚在世界各地巡演，如今，她只想在家颐养天年。

我到达时是2点。欧文·巴赫是特纳可爱的德国老公，他开着SUV来接我到他们家。他们给房子起了个名字——你觉得蒂娜·特纳的家会没有名字吗——它的名字叫阿冈昆城堡。房子充满动画片里宫殿的气息：藤蔓植物沿着墙壁蜿蜒而上，花匠修剪着灌木，拱形天花板上垂下一个实物大小的两腿马形雕塑，一幅特纳扮成埃及王后的镶框画，一间摆满路易十四时期风格镀金沙发的房间，蒂娜·特纳就四肢舒展地躺在其中一张沙发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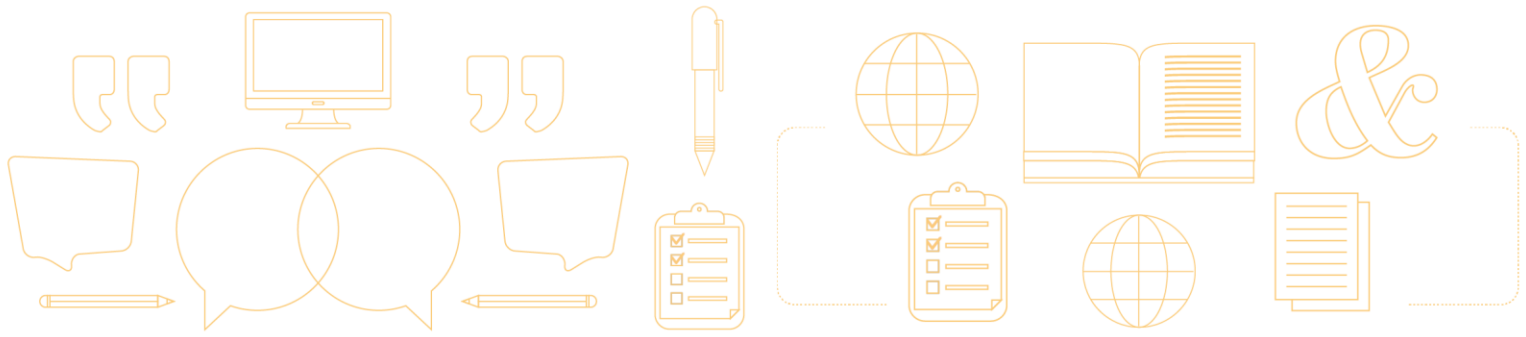
特纳今年79岁。她已经淡出演艺圈10年了，但仍然享受着无所事事的惬意。“我不用唱歌，不用跳舞，不用打扮，”她跟我说。甚至连她在最新回忆录中称为“蒂娜·特纳造型的重要标志”的假发，都从过去根根直立的姿态松弛下来，变得活泼蓬松。她的声线依旧令人迷醉，不过现在有了唱歌之外的用武之地。她呼唤老公的时候会切换到浓重的欧洲大陆口音，拿他打趣的时候又陷入低沉、颤抖的沙哑嗓音——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不像女人的声音”。

她并不留恋舞台。

[...]

但是偶尔出门，坐在车里，收音机一开，她使用蒂娜·特纳的独特唱腔跟着唱起来，坐在身边的巴赫则配合地哼唱。特纳在座位上随着节奏摇摆，为唯一的听众浅唱低吟。有一首歌令她无法抗拒。“哦，他叫什么来着？”她大声问在隔壁房间转悠的老公。“亲爱的？他叫什么来着？”然后她就真的唱了起来：“我想要的仅此——而已！”

巴赫大声回应：“这是酷玩乐队的歌！”



“酷玩”，特纳重复道。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吗？”她开始热烈地赞美克里斯·马丁那异乎寻常的声音魅力。“他不同于像是摩城音乐那种非常棒的黑人声线——”

“——这首歌是酷玩乐队和老烟枪双人组唱的！”巴赫喊道。

“这不重要！”她大喊道，仿佛汇聚了所有丹田之气，把老烟枪双人组还是什么玩意从地球表面彻底清除。然后投给我一个狡黠的目光。“就是酷玩乐队，”她说。

[...]

特纳夫妇1995年移居瑞士。特纳一生历经坎坷，她喜欢瑞士人对秩序的热衷。这里一切都讲规则。她不说德语，但反而觉得更好。因为这样一来就没人指望她说什么。如果有人讲了好笑的事情，就干脆让老公翻译。

她的男管家叫迪迪埃，是个奇高无比的瑞士人，穿着鲜艳的polo衫，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，表情腼腆。平时特纳起床后，迪迪埃会帮她冲麦片。然后她去购物。阿冈昆城堡的精美装饰琳琅满目：一对新奇的城堡钥匙（她说：“我一直想要个城堡，当我看到城堡有多大时又不想要了。”）；游泳池旁边排列着巨大的紫水晶碎片（“这是别人送的”）；古埃及皇室石棺的镶框照片（她感觉自己在某一轮回是古埃及皇室成员，迪迪埃当时也在）；她告别美国前入手的一座前哥伦布时期的持剑神像（“我当时很喜欢他”）。她不会把任何东西收进储藏室里：现在既然拥有足够大的空间，“我就想随时看到它。”她说。

<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19/09/09/theater/tina-turner-musical.html>

